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五目錄

玄旨篇下

茶陵守林公暴死

苟仙姑

裴慶

學子遇仙

玉灘版築者

陳玄超遇銅帽仙人

馬僕蘇氏

呂貧子

瞿邵武

張龍山公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五

黃岡 王同軌 論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論先蒙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玄旨篇下

茶陵守林公暴死

茶陵守林公紹用福清人抵州三日謁諸監司出城二十里曰雲陽山輿夫及從人咸覺輿中搏擊有聲視其懸劔但有室在迫視之劔方刺中公頸血流滿輿莫知其故衆計抱持之輿歸于時其尊人繼志孝廉與其眷屬方從至州佐急迎之來公尚未絕急塗築如可活越數日公自仄破食不能下死年僅二十一始父問其故曰有紅袍李將軍來逮我不從脇我以劔我後

劒與聞不知何由自戕父益疑人謂有箕卜者最靈因詣卜曰公子是呂僊侍童以在岳陽樓戲美婦謫人間期滿召還著緋者李廣將軍也父猶不信箕曰公不信乎公子始生猶是清淨身父始駭異嘆之蓋產時無血也川人即雲陽山祠之劉明府慕萱談其里中事

苟仙姑

苟仙姑起 世廟末年仙姑名正覺其始祖威遠人父商于桃源遂家焉仙姑甫笄已適石門陳文鑿亡何歸寧入覲國山嶺野蔬遇老婦取菜餌之覺異歸感疾若覓者父招黃冠為解姑忽起與黃冠談二衆于是遠近聞者輻輳皆來視仙姑座下有縫衣仙姑又與縫衣談經史人益異之是時仙姑已辟穀日飲水間茹梨栗耳入居丹霞洞會武陵 榮王禮 華陽王為仙

姑建王皇閣成而里人又爭為結菴其後復移居之仙姑談休咎驗若合符來者雲蒸川湧軒蓋裘馬連絡不絕深山險道邸舍不備但能舍客蓬茅長價施米填溢露積莫可收貯以食糴黃貧者任其囊括去明日復大盈焉仙姑與客談客皆心知之而皆自喜去久之仙姑頗厭惡器雜忽不言日夜惟閉閣梵誦人不得見以是來者漸少間有薦紳淹綿頂礼必款一見仙姑始見之即言始為隱語絕不談休咎惟勸人為善勿為惡此為進脩索籙或令人冥心思過懺悔真切積善以勝之庶有解脫如斯而已隱語久而始驗傳在口脰不暇臚列仙姑侍者為華陽一老宮人及一文道士為仙姑姪女文道士所事為聖母仙姑亦謂姑在觀國山所遇老母即聖母故皆塑像敬祠之聖母者貞觀中有女周氏偶獨處有僧來假宿女弗許僧強焉曰出

則入虎狼腹矣其心何忍女令詣後菴柴棚暫憇乃文父兄皆業採割夜歸女以為言二人即操刀往柴棚宰僧而僧忽作神呪反制二人手足皆若枳拱不能動二人大惧祈免願捨宅為寺北面受法焉僧始釋之即其家起法壇頓成叢林說法濟度厥法弘普是為夾山禪師而女盡受夾山之法是為聖母凡相洞間人家所祀皆禪師聖母也山林靈秘醞釀磅礴第一出神仙而仙統所自有繇矣此予楚中事得之為詳予又因仙姑二事並載之丁太學將謁選問于仙姑仙姑不應太學強欲指迷仙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即臚仕可唾棄矧贊郎最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聞訃匿焉買舟之任不數里恠風疾起一家六口皆墜魚腹易明經任某邑令母死詭言妻母死置柩寺中治事如故或微有族之者大惧而在家風事仙姑因貽

書問宦途休咎仙姑亦弗答亡何令暑月坐大樹下毒蛇自樹
擲盤頂噬死仙姑勸人勿為惡每舉此事為語端云人至于仙
可上而警喙尚騰故必欲免警始成仙佛聖無有也彼已超凡
尚何慾室乎予不謂然也

裴慶

龍虎山二十七代張天師某進香武當玄帝殿前預戒道士必
我先香始令客進然三辰皆有先香者而閉門未啟也天師怒
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
師視其人神采異常下揖之即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
姑蘇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益異之徧
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仙皆曰此癩人常寄宿狗竇猪圈
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至一婦一男子婦

王訓刻
卷二十一
曰裴慶又不歸問男子為誰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責
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重審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纜夫中慶
在焉天師長跼延之益畏匿于泥淖天師跼不已慶忽躍起踞
上席大噉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
終夜天師長跼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于
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履數石壘一洞入自塞
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焰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運于
廬峰頂上慶果至攜手並去莫知所之

學子遇仙

浙有學子患足瘡其行次且道遇一道士塗藥少許即愈明日
復遇道士于途而行尚未康曰汝左足尚未愈乎藥不難得但
此處無之若欲急愈當從我歸索藥學子大喜曰先生家在何

地曰暫憇城南樓上又明日學子詣樓上而日稍晏道士不悅
曰汝第歸明日持一傘來又明日學子侵晨持傘徃道士負之
背而令張傘蔽上又戒勿開目學子即閉目覺白石累累墜頭
上耳聞風颼颼甚可惧蓋渡星宿海也已而下令開目見鮮雲
緞霞滿地虬松怒攫鸞鶴成群瑞靄祥光別是一世界迤邐至
道士家道士啖以棗遂不餓曰欲見汝夫子乎曰然引至岩谷
中盤石上坐一叟曰此汝夫子也學子拜謁然學子忽心動念
家道士已知之曰汝欲歸乎然至此不易也拔地草塗患處又
即愈學子將草一束歸而見道士案上書名曰太上感應篇亦
自將之道士令其徒仍張傘如前負之渡海歸及抵岸學子饑
甚徒指以食店所在而其家尋者適在焉乃憇賂也回顧負已
者失焉後以來草治諸瘡纖屑無不立愈其鄉孫公槐堂守黃

郡皆刺感應編誘人為善言其事如此

玉灘版築者

永豐王灘有村民費姓業版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
艷婦嬖姍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
嶺至其家彌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歸尚為人版築自是往來
如常至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饑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
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于其身以觀
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碍至曠野繞樹而止為曆丙戌往始
不歸必仙也龍虎山在其郡本仙靈窟宅其人蠢愚即仙當是
崑崙奴劉公雨談即其外家親所識者

陳玄超遇銅帽仙人

陳玄超名玄句吳人父侍御疏論嚴氏謫死玄少年倜儻不羈

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夫人遊者婢校好笑而顧已悅之令人
跡得之因微服作落魄求傭書其家晉為二子傭自是二子又
日奇父師大驚不知出玄也已而以娶求歸子不從曰室中婢
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於父母以
娶玄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
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素而華
其裏少年佻健可笑非有他也玄不謂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
過其主人玄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
之仆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始末亟治百金裝
併婢將送之歸已而又娶一琵琶妓二艷入室吏部女白氏頗
不怡秋香寵亦漸衰因合力排妓妓暗憤恚經死成訟玄于色
既多所悅而因是常與人閑訟竟杆文罔論輸作家益落是時

白氏已卒重盟胡御史女會御史卒女養父嫌玄好使不已又破產家徒壁立故索重購以難玄玄不能辦女獨謂婚主自父且婦從一無改盟理陰屬保母脫簪珥金玉貽玄以為購助養父聞益大怒誘玄至其家毆撻幾死鎖幽之勒約離婚女竊命奴開鎖縱玄去而兩相泣窓內外間若不勝情養父聞益怒撻女女是夜縊死玄念女亡家破使貞女復為已死何復碌碌人間世為遂棄家為黃冠訪道入終南歷衡湘沅辰登太和窮探幽深深阻處沿溪澗行數百里忽見磐石細草蒙茸露坐良久有人從高岩飛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深目黥體見人瞥爾轉身欲颺去急追及再拜求道銅帽注視不言玄叩頭不已乃挈之行又數十里入一石室發石函出一編賜玄曰得此道術通天地伏鬼神矣若還真需後期玄復在洞庭間遇異人袁先王

授正乙符訣又在七閩遇仙僧授神通秘術客東昌大旱御史
中丞而下久禱不應召玄登壇作法即掩太陽雲霧四合雷
電砰轟盡北斗七星壇上玄以足踢一星天上一星不見踢二
星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雨至期纖雲斷空黑雲陡合雷
雨颶降平地水深五尺為人祈仙令人書卜事函中默禱焚之
明日封識宛然墨尚淋漓或取白紙黏壁間霎時字跡隱起漸
次明朗無拘喻糜石青丹砂紫粉五色璀璨書法遒麗往往作
晉魏人筆意古人作詩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笈謠語又能為人
追寫亡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玄命其家張紙置筆靜室
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命仙人為之樞管畫像人從室外聽
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視之欬畫初就肖像儼然即
喜怒嘖笑鬚眉纖悉肖似一見即令人號哭伏地不能起又能

為人除祟斷魔神符到處精魅現在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
符繫人腔脛日行千里如風聲不復可計足檄廟神取神燈夜
列炬百什前導或高或下烟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百錢投水
中繞誦密呪錢即一一飛入盂鉢百不失一擲一扇梁間化為
鼠已又擲一扇化為狸奴捕鼠噬之盡又能煉神兵布列營陳
置奇門遁甲敵猝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迷不知其所往
即就道足禁不得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亡不神驗人問以休咎
雖隱在方寸之中遠在萬里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悉洞
然燭燭諸天上天下蓬萊弱水鄧都九幽之事遣神將查覈或
利那報復或終經宿無不了了人甫動問玄已知即思慮未啟
數可預定嘗對衆稍發人隱語以為戲笑人益敬服莫敢有私
議者為人俊爽不拘拘檢押而慷慨剛毅嶮崎磊砢不凡真天

壤間異人也。玄嘗為吉氏子。故人稱吉道人。屠長卿有吉道人傳。予稍省其繁。置之談中。

馬僕蘇氏

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蘇氏。卧柳陰下一道士。就之起曰。汝面何陰。鴈紋之多也。馬僕曰。貧人陰。鴈從何處來。道士必欲言之曰。我平生於蜂蟻牛羊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療飢。即以其餘食與丐者。而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可隨我來。我所居之地。隨之。至其所居處。乃松樓栢殿。白鶴青鸞。皆非人間之有。馬僕不悟。踟躕呻吟曰。今主人馬無草。罪在我。且我婦明晨無食。道士嗟嘆曰。汝無福。必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一隻。藥一粒給之。而又不與。錢曰。汝從此道入京。卒咄咄辭去。及抵京。而顧其城門。

非都中城其門卒皆曰此京中人何由來馬卒問此何處曰滇南省城門也馬卒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何由得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馬卒言狀又以履藥對門卒曰此我張顛仙也汝輕棄之真無福也然既有二寶何慮歸乎便可宿我等家累日為汝洗泥馬卒始悟道士為仙人而恐其奪己寶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著履行馳雲中第聞耳後風聲颼颼間以藥含口中遂不餓大約日行千餘里凡七八日至京以餘藥啖其婦主人知其從顛仙來也遂不令蓄馬而並其婦蓄食之壽皆近百歲卒始主人著其履行園中行亦如飛是夜失履所在家鮑舍談

呂貧子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袖臭穢不可聞懸一炷

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
乞而賈冗且厭頗來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
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
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而已死矣尚為藁葬後十餘年賈為縣
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于漳江
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
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著以雙草履使閉目行
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
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
方知是仙為建呂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葬地內惟石刻貧子
像上有歌詞即徃行歌于市者也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
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個破燒餅一領破衲襖

不憂盜賊兼煩惱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此石尚置祠中街
心石為金公捧歸錢尚在石內廣信劉公兩豐談

瞿邵武

邵武守瞿公洞觀為文懿禮侍昆湖公任子也七八歲足生疔
凡疔食生豆不知氣味者不治食已不知而遠近醫屬集亦皆
言不治矣忽恍惚似夢非夢見呂仙面授方藥僅數品內有雄
黃曰此蛇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
非丹洞玄圃金堂玉陛每出窓外常有白雲稠穠若絮乘之冉
冉而登儔侶皆仙每誠可勿婚宦虧損靈根公以語文懿文懿
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不然誰事我者公以語諸仙諸仙指密
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先兄
純甫侍御在京典文懿最契其面談如此都人士皆能言之然

公常忌泄不言其對區太史但云病時仙人授方而愈誠有之
于時又饒以手撼膿出膿濺其面亦生疔用前方治亦愈云爾
公嘗守吾黃郡慈悲清淨一切平等不染無嗔居然彌勒吏事
才筆又兩精工食惟蔬素衙宇蕭然夫人生子召洗姬入既出
大詫房帷不見箱篋僅二皮箱置牀之半對姬索錢相勞聞在
京夫人一金笄子一月十九在質家以備薪米此等風味近古
未有蓋鴻蒙其心混沌不鑿別是一副當心腹終必為玉皇香
案吏第其婚宦隔一塵耳昔謂靈運心雜又謂稽康骨俗故皆
不得仙若公靈根必近之而即事鍊心所謂火宅蓮花其自有
者乎

張龍山公

吾里前輩張龍山公與先太史稚欽同庚太史魁梧健甚公羸

病若不勝衣太史因于公有憂生之嗟乃公徒念菴緒山龍谿諸公談理道定志寡慾始四十令滇南會交趾有兵事日夜焦勞無倦五十歸田學益力始斷慾八十燭下作蠅頭字先太史齒稍不及一日憇赤壁與郡別駕談夜分步月送別駕行三里許而返仍作終編歌始就寢以辰手執扇跣趺端坐童子請起沐不應走告城中親契省視坐不倚不傾鼻垂雙筋而已化去厥孫無缺迎歸三日含斂手足柔和面如生伯兄聞語我閩中某大老尸解亦若此語錄謂朱文公卒時亦然夫理道沿周孔長生祖黃老本二派自宋儒始郭理道與長生何不曰兼曰獨而果為真障乎何以謂尊道也當文公下玉筯時門人曰先生平生學力謂何遂縮入惜其時未有以告張先生者然文公感遇詩謂可為不為則其為郭為真尚若異今特特其漸靡有矣

車譚類增卷之二十六目錄

諦義篇上

木毬使者

性空和尚

鄧蔚山序未金觀音

永州張居士

碧霞玄君靈應

沈蓮塘禪師

西湖寺佛應

廣善禪師

劉環

驚毛蓮花

楊達

公安況夫人

西林寺化僧

潭柘寺護法龍王

嵩山接引佛

聽經鶯

王寧

佛現烏兜羅錦雲

觀自在菩薩為天男相

古觀音

南嶽名僧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六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唐 景 叔永

諦義篇上

木毬使者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庵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毬使者丐乞于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繪以五采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候門戚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咲迎使者爭為輸金即禁藥清嚴之地皆入焉喜捨尤多而黃門不知所由入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槁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

檀那氏稱呪石卓泉皆一時偶然未有若使者神顯若此者列
禦寇稱西方化人靈威幻化此其類耳

性空和尚

張進士肅之曰清江羅舉人廷光其曾大自父少好道一夕與
其妻反目竟出不歸其子生甫一歲及長而慕父殊篤每問父
所在於母母曰爾父出不知所之但憶其居恒言峨眉山下有至
人欲往求道也某曰峨眉不在天上吾必往尋不見父不返也
盡鬻其產得四十金懷之而身則托雲遊假齋宿於寺觀以覓
之及至而峨眉周環數百里宮刹以千計縑流以萬計孰從得
父因慟於道旁一田叟詰之其道所以叟曰是矣某刹有性空
和尚者聞為清江人姓羅豈汝父乎並指示徑路某循之以往
果有性空在焉旁詢之與田叟言合而潛窺性空則修長老僧

有髭髯貌若童子時掩關不出某伺便排入即跪呼為父性空
不視徐曰子悞矣可亟出某益啼且備道其家世顛末起欲牽
挽其裾而斗室中去不數步愈逼則愈遠竟不得近某乃以死
誓要始曰我果爾父也然爾觀我行徑寧歸乎我寫我像與爾
爾以像代我可也因取筆自貌絕肖又自題云父母生來本無
相丹青巧寫這模樣而今撒手空空空隋出條條光蕩蕩以一
匣貯像而令某固鐫之囑曰途中有難乃開某知父意必不可
回乃拜而捧之且出懷中金以獻卻曰吾出家人何用此某又
啼曰父不留兒今兒死不去因受而強遣之出即鍵戶不復開
矣某環泣數日夜不得入衆謂爾父已得道寧顧世情乎曷抱
像以報若母异日再來未晚也某乃歸捧匣如父常頂之以行
過洞庭巨風將覆舟某大號抱匣曰吾將父與像同死及覆衆

皆溺其抱此匣如有物負之者浮載抵岸某念吾身幸免然父像必沾損不在矣亟開視則了不濡濕而所獻四十金并在焉今其像世供之而某後復往則性空已他去失其處矣熊忠許談忠許與舉人同里所親聞者也

鄧蔚山浮來金觀音

吳鄧蔚山梓村水暴漲浮出一大士高可三尺重九十六勛莊嚴妙麗土人驚喜紛欲置其寺某庵百人舁之莫能動問以筊許置光福寺舁之若舉輕羽像黠質類古銅人謂古銅觀音久而光露始知為紫金迷有盜者載至太湖顛風欲覆舟盜惧棄湖濱寺僧迎以歸久之僧貧以質無錫華宅而華宅夜常有火起亦惧而還之後有丐子五六人盜出盤旋一夜竟未嘗出門罷走凡三盜而三顯靈人始寢盜心而遠遁尊禮香火益盛始

為太湖盜棄時傷中小二指里大司寇錢公邦彥補制以金始
全朗哉譚

永州張居士

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強直不欺割肉與人惟心計多寡一刀
則已不肯屑屑錙銖煩頓稱張一刀每日宰猪聽隣寺曉鍾聲
發為度一日忽無聲誤宰走問寺僧何以故僧曰作夜夢十一
人跪堦下乞命但謂不鳴鍾則度阨矣以是罷鳴鍾張歸見所
欲宰猪已下十一子感悟輪迴陰果遂棄屠皈依佛法梵誦專
懺念念聖果數年心境明徹能知來去事又數年自定化期坐
化不毀里人神之以其肉體塑像蒙被金綉稱張居士建庵祀
之禱卜其應如響但地與廣右徭寇通寇至屢佐我兵預報吉
凶及兵事機宜寇苦之過而剖其腹臍自是禱卜無應嘗與張

舉之遊衡岳過其地麻秀才談

碧霞玄君靈應

金壇曹太史大章家居時建碧霞玄君廟于郊外常自往薰修
隆慶丁卯四月朔再往甫入鍾鼓鳴矣先是四明王生携一童
子亦在頂禮白日忽雷霆大作攫童子離殿二三丈地裂地為
池池水即注焉碧綠瀾漪結成雷象如願四字而童子背亦有
此殊書四字人無不驚詫童子久始醒而兩處字亦皆漸泯獨
大史撰有玄君靈應記朗哉談

沈蓮塘禪師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即感愴投筆披
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歆北
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

題並虞誠文皆從杭錄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今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施供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斲水徐進士恒菴令仁和嘗邀至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祖常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今在告與禪師為支遁之遊何文興譚

西湖寺佛應

寺在衡郡獨據西湖嘉靖丙申寺圯盡露金身雨日中郡侯楊公及僧正遜施化得數百金慮購木無所忽江上飄木八十四頭來郡以屬寺而計夫力尚需米六十石忽一夜大雨暴起競浮至佛前不少一頭後主者至知為神力冀助冥福得半值已

踴躍去殿堂門廊爰是造成壯麗巍然予嘗假榻寺中撰記如此蓋紀實云

廣善禪師

川中無際神仙廣善禪師偶以偈語作譚廣善曰無際無際終是不濟捏住鼻子如何出氣際即荅曰廣善廣善到底不善若要成佛轉生七遍善後果于成都所屬各縣二三百里間轉生七次父皆姓王母皆姓鄭每年及六七十歲時豫與徒衆言我以某月日終往某村某家托生矣徒衆往觀果以終之時生能言即稱我是廣善定要出家前世之事悉能言之至七世不知所往所謂成佛固然矣川中盛傳其事何文興譚

劉環

劉環武岡州豪氏雪候客至令老僕破冰取魚及登岸僵歿死

急飲之酒得活復勞以魚老僕不受曰主人以所不急輕用吾身以吾賤也而賤緣于前世之不德遂自是斷葷不食魚已向環乞梵誦地環與餘畝及地一區結庵居之晝夜梵誦暇則力畊以畊所得餘食施供途人暑月施茶寒冬進粥凡十年不墮環以其名盛往視之老僕曰我方欲報主人而來乎因自治饌而洗菜于井上遂坐化井傍環老無子來時妾方坐草見老僕入而子生今作某邑簿老僕有激一念作善便成佛果十年禪寂于主人即已稱報實已去賤而環待之有恩可謂有不遠之復矣

鷺毛蓮花

今太宰李公生平食素戒殺生及為已殺者皆不食赴人之招則主人設素仍具銀五分置案傍亦收之以犒從遂為定例以

盡人情多則不收一日客招之為宰一鵞公不悅曰我故不食
鵞何宰焉而犯吾戒語畢其鵞毛翎從地飛起至雲結成蓮一
朶現于筵前夕之始散常德理錢公譚而青螺郭公劄記矣詢
之延津人皆謂有之乃乙未年以大司空丁艱時事

楊達

延津民楊達年九十餘庚子春始卒卒在辰刻至夜復活曰我
頃到東岳廟岳神謂我作善故壽若此然尚可延數年以嗜食
牛肉故亦止此竟卒此老平生種陰果於舍生之類皆不傷殘
獨嗜食牛肉耳自是其邑人禁食者十九遂以成俗

公安祝夫人

公安龔鴻臚仲淳婦祝夫人虔心誦佛三年寒暑晝夜不輟萬
曆庚寅冬舉家聞蓮花香氣襲人至次年五月祝微病居闔中

見佛立窓外不入意室中婢弗索盡令出獨留一齋姬侍佛遂從窓入謂祝汝可去矣祝即應願往佛言尚早當再來數日後至為期六月朔日可往也祝出齋供以薦亦若享者及期沐浴着布素以俟家人皆泣留不得而果稱佛至姬問菩薩何狀曰佛面紫金色眉間白毫垂地長丈餘與世間圖繪絕不同少頃以手攬帳外姬問此何故曰我攬菩薩衣往也遂坐化夫人即袞部即宏道舅娘袞抵京以白毫咨梵師梵師曰經云坐佛相白毫宛轉眉間接引佛則下垂及地耳語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易怠也母誦僅三年果已圓滿然母之虔豈謂三年已耶故其成誠為之也

西林寺化僧

黃安民吳某素不慧間盜食人鷄鴨萬曆戊子忽鬻妻投西林

寺僧月菴緇剃然亦不習梵唄日以鬻妻金自食而與人夾師
督教之輒又反唇師怒以訟于邑令劉公被逮曰世間如此吾
西歸矣庭見惟跌坐露臺上不屈令猶念之第令出謝師是夜
坐師榻下師睡醒呼之即應曰弟子在此然師見其頂發光大
愕不敢出聲始知為異人矣歸寺始禮佛及師及諸徒衆始就
業林禮法已屬師具鼓樂送至夾山寺山麓誅茅結蔭日據地
趺坐梵唄其上倦則卧地歟息凡十有三日火從三昧出燒至
胷以上始罷誦佛聲擲木魚授其師煙幡結直上千雲已坐化
矣先時執手錢紙數葉左右揮而火聲轟然如雷觀者數千人
皆合掌讚誦送之一居士最持戒者見僧通體色赤從火中起
觴斗而去然數日前人夜望見天垂燈照僧坐若遠若近者四
又有卿雲隱、起天際僧悲泣曰弟子何人敢煩菩薩接引示

現若此將入龕師拉之求示偈語曰師言無文衣無華如是而已七日當後來省至期師俟之夜分假寐見僧至授偈曰去嗔心了癡心嗔癡裡地獄門僧實不識一字也入夾山時其故人黃生恐僧不能化翻貽人笑入山警解僧曰吾真火已煉就合兩掌相摩火滾滾下插香爐中不燃自焚又曰吾有十二劫未轉者今力量何如若能轉更可歸西如否當生江西某處相念可往一覩已見僧坐龕中無故翻觔斗出龕下凡十二遍尋曰吾劫盡矣然化時尚有惡少數人持挺龕外以為偽欲擊之憚而止豈善果中餘劫耶或謂世無此等人刀山火樹著誰去信然西林寺去是十五里

潭柘寺護法龍王

西山潭柘寺極高為佛祖殿佛祖與菩薩皆有鬚殿中二蛇長

五丈餘名大清二清藏紅篋中篋標護法龍王蛇無定止或自
逸野中但鳴鍾熏修者至則自至住持者曰菩薩請出為衆檀
那隨喜則自篋穿鑪足交蟠供桌上目睛炯炯視人人皆拜伏
呼菩薩相傳謂自開山即有佛祖即降伏此蛇護法至今未可
曉萬曆庚子春予主李中貴於左掖門候 旨李遊其地歸談
韓寺李閔南在座曰此亦常事予閔三平寺乃大顓法師闡教
之地山刹虎蛇皆不傷人虎曰虎侍者蛇曰蛇侍者虎常不遣
凡有祭饗布金不至則遣蛇侍者詣其家索之度市越津而無
避畏又海洋天妃廟有大長蛇長數丈常造過洋海舟之上
一如使者

嵩山接引佛

趙比部鳳翀為今相國嗣君自幼父子從先世來事佛最謹家

購嵩山別業未見也歲丁酉奉使歸婺始登焉從窳嶺絕削成
巨麗旁無附支上平下方百折而上山翠滴衣若太室之俯視
乎中原此其以嵩名乎誅茅初宇隈有古寺金像猶在荒毀剝
落依稀八分可辨曰元至正三年月峰禪師建愴焉有感矢心
捐貲與檀越更建弘宇徙諸浮屠其中獨一象高丈尺有咫名
接引佛以漸積數十百人曳不可動已公虔禱僅數十人佛已
就徙若引輕車忽像口中躍出小黑蛇逆行兩楹間倏不見衆
亦駭乃像之腹自狼藉至甚中無他物悉腐爛經紙有摩訶般
若經一卷背錄梁皇懺字不甚明漶漫中有文又曰有鳳神移
我佛像之句在殘缺中獨明衆大駭異豈其名在三百年前風
因已定耶接引佛業在濟衆生而梁皇懺亦令罪等者濟度皆
不無意自是婺人寫此經我遍一邑公因製冊曰嵩山紀異以

徵詩於都人士云

聽經鶯

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魏公某皆聚居尊事三寶宅在羅家巷日夕遶場誦經寒暑不輟家有二鶯忽尾其後作聲而誦而行轉如人逐之不去亦不近偏其來其去皆隨木魚聲起止嚴寒行多爪掌凍落独有骨杆強前益急閉閤靜修而好事者常覲一覲為快歷三載至萬曆己卯死今三公梵誦猶故而壽高矣

王寧甫

吳興王寧甫允安以繪事擅名一時詞翰皆佳有所附以遊燕適其人有他故返復附王司禮隣溪公舟行然資斧未素備窘甚爵、泊舟濟寧與王公對話忽岸上呼問曰舟中有吳興王

乞安子舟人對曰有曰其畫師乎曰然王直質人聞言作嘆曰汝謂素未入燕何有人招汝南人詐如此寧甫無以自解登岸而王公令四人從以調之其人迎謂曰小人賈屈完也家自十世來虔奉觀音今欲繪一像供置新居皆不佳昨夢觀音告曰明日龍舟上有吳興王乞安可繪也今果得公何靈顯至此因拉至其家濡墨拂絹信手一揮濶口大鼻長眼方面絕不妍麗甚愧不類往筆而賈焚香頂禮曰此真夢所見像公其神乎四人前後歸述以報王公大喜謂生出我舟必均得佛佑自是尊禮寧甫與共舟起卧飲食聯舟諸公及公皆厚相贈貽有羸金得客燕是後繪觀音皆不得前像而從予遊相驩云

佛現烏兜羅綿雲

峨眉山頂普賢菩薩正殿補陀岩普顯放光之所每日出時白

雲一縷矗起接于山頂瀾漫滿山即有鳥呼佛現名佛現鳥是
時寺僧皆出殿前鳴鍾禮拜梵唄瞻仰朦朧中佛像現焉頃之
散滅空山無有或又現于辟支道場不一時道場在雅州涇
縣相距彌遠而其地禮拜猶補岩某年有綉衣使者疑為妖妄
集百矢射像處像自儼然方知神通無碍予往遊廬岳遇峩峩
僧法朗談而吳孝甫山人自我峩峩來談亦猶是乃稱其雲曰峩
羅綿人藉之行白光上淦淦稠濃諸經已言而予遊衡山絕頂
雲正相類手可提取第志不言峩羅實峩羅也別聞某寺有聖
燈常夜出或射之燈滅明日有巨鱗死山中蓋鱗目也使者之
疑由是哉

觀自在菩薩為天男相

往同元瑞朗哉汝修諸君集太保李公宅觀唐吳道子所繪觀

自在菩薩真蹟長裙跣足為天男相一洗世人稱謂之謬且莊嚴妙好六法具備非五代宋元諸名家所辦元瑞因作歌所謂盡師崛起開元日萬象毫端鬼神泣前無顧陸曹衛張二李嚴韓總非敵云

古觀音

順城門外晉陽菴古銅觀音坐像高三尺餘古色青潤得慈悲妙相非近代所有底有大唐貞觀某年尉遲敬德監造鑄字菴扁古佛菴三字為黎秘書惟敬所隸極工朱侍中晉甫事佛極謹效晉珉珣捨宅為寺而迎像宅中是日浴佛晉甫屬予作詩曰香烟濛翳幾千春不損黃金丈六身洗出琉璃多寶潤拭來翡翠六銖新慈悲巧鑄疑天匠冶象重開淨劫塵闡教正資龍象力西來駐處法通神

南嶽名僧

政靖間南嶽有名僧曰楚石本北人大中丞東橋顧公訪之山間候七日不出已去而司府嗔治之始赴臺公一見即大喝曰這和尚只好著趙州狗一口吞吃僧荅曰和尚體挂虛空狗從何處吞吃公始降堦與釣禮尊事之談日夜不輟貽米衲甚厚僅受衲而已歷年百七十始坐化去藏普通塔下是時有白藤和尚年一百三十無極和尚年一百二十又有支體俗姓陳松江人以食憲督兵禦倭兵敗逃山中為僧住淨瓶岩八十一化去以肉身塑像皆高僧也金朗上人月空談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七目錄

諦義篇下

汪司馬長耳歌

度門誨禪師

黃猷吉

內監張愛

陳進士補妾一子

梁昭明太子妃

集慶寺二老人

丐者道人

華生

靈大庵

不二禪師

王文成公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七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伯成 梓

諦義篇下

汪司馬長耳歌

萬曆甲申冬歛少司馬汪公道昆廷弘濟守心和尚棲霞素菴
法師度門無跡法師等五十三大善知識赴歛之肇林作水陸
道場普度大齋一百日命門下士黃公贊代為瞻禮公贊誠信
一聞磬聲即五體布地長跪合掌如木偶人如是月餘歸家濯
洗是夜其僕婦夢主人前亡室入主人房曰公贊吾夫也以禮
殯度我得託生為其子以報生時而耳長大此可為證僕婦

覺言之須臾公贊叔父至謂曰汝在肇林禮懺度汝前婦耶曰然曰昨夜夢爾婦來其說與僕婦夢正同公贊始疑濯衣畢復入肇林私謂度門誨言之誨曰爾誠信非常經云善心誠實男子五十無子佛當憐爾爾婦有姪必生男矣公贊於是長齋誦佛逾加精進至次年乙酉正月一日鷄鳴時其婦腹痛欲生公贊禱曰說者謂今日生必卯時主壽可得乎公贊母呵之曰婦痛急恨不速產汝復祝令遲何迂也贊不言誦佛無間婦痛亦緩直至卯時兒產兩耳長且大少司馬為長耳歌今歲庚子兒十六讀書慧甚一念誠懺亡婦願來為長耳兒貴已足徵矣歌曰客有黃生及門士東林從我作佛事發心立地見如來翹首法門皈不二佛眼睜此居士身十方龍象紛紛至移來西極化人居法界均沾甘露施里姬昔何夢夢登君子堂儼然下天女

累累雙明璫自陳前身事夫壻舊糟糠一涉功德海化身後故
房願言主七壺百祀綿烝嘗佛前親受記兩耳垂肩長故態宛
相似夫君幸勿忘黃生僅諾諾無乃涉荒唐有何諸父行即次
子雲宅媿媿語黃生同夢亦同昔黃生大惟喜生平幾半百儻
茲舉寧馨况出故巾幘各各夢相符金仙或來格無由報佛恩
持戒依香積惟此菩提心長為佛家役徧告諸比丘讚嘆聲噴
噴臘日佛成道沙門盡散歸齋心竟不改取給園中葵元日日
出郊扶桑上褰闌定光俄出世長耳相因依堂上告翁媼翁病
起欵扉媼矇復明視下床受兒衣下堂告女弟喜氣充調饑出
門告宗祐門祚生光輝疾馳告門下佛力願無違稽首皈依天
人師無遮大會功無上從誇天上石麒麟爭似西來真仙相

度門誨禪師

度門正誨禪師別稱無跡楚當陽人甫十齡與里小兒壘石空澤中戲作佛塔日群相禮拜發心真切輒至涕下不數月一道士至坐其傍笑曰好好又摩其頂曰大法師也一日群歸忽有隣人向壘石處施不淨即聞澤中咄咄有聲曰不可回顧不見人方詫走而誨與群兒復至禮拜如前不淨遂汚手體大恨洗滌而淨其地復群壘石成塔於他所隣人是日病見神怒曰爾何汚我法壇尋得誨斬為懺謝始愈誨由是祝髮出家苦攻既久辭徹玄通武當閉關彌深叅証南宗頓悟領袖法門汪伯玉司馬嘗延至肇林函中建無遮大會及華嚴會方袍交契不減白香山之於滿師矣已伯玉為作重修度門寺碑甚稱之畧曰往肇林作無遮會誨公與大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聞多公未竟也歷七年所其年壬辰公扶錫西來發自荆楚自述其

閉關衡岳深求般若楞伽默識真參証不二法云云今寓京瓦
璃寺講經度衆已三閱歲門下高足即貂蟬且十許輩予與往
還最久嘗謂予非塵勞中人可惜陷泥犂中老矣亦甚慚其語

黃猷吉

黃猷吉山東臨清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林居已久雅好緇黃家
言有僧三謁而皆阻予謁者僧不悅曰予見而主人有所言而
拒若是後思我無及矣徘徊趙趙間書數行於僻室而去獨小
婢窺見後數日為立秋日遭回祿之變堂樓皆盡獨僻室歸然
存謁者始駭僧言小婢又言書處視之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
無心口添畫大口小口青黃一色蓋行坐不得立也愁無心秋
也口添畫日也大小口回也乃是立秋日回祿而祿字未解後
染家謂染綠必先青後黃素始通僧何人哉

內監張愛

阜城門監張愛事佛靜愍萬曆庚子除日死彌留之際旁所親
囑之曰往矣莫差念頭心然之而口噤不能答但虔念佛忽見
二青衣隨之云汝當往山東投胎便與東行其行若飛日中已
見父母及彼土山水而口唯念佛至一處有小殿宇心疑是東
岳而不見有牛頭獄卒殿上一人冠平頂冠二青衣引之前口
但念佛不輟主者起立曰汝合往山東投胎張稱弟子一生念
佛唯願往生不欲投胎主者曰汝念佛少張曰經云十念成就
尚得往生况弟子念最久乎主者躊躇曰且放回念佛後遣青
木送出然死已三日復甦但吐一唾為痰涎即起坐無纖毫疾
痛是為辛丑春二月張自是日夜梵誦心心念念惟向西方不
著塵雜不見牛頭獄卒者此物惟罪惡見之善人不見也

陳進士補妾一子

孫鵬初醉語曰同年無錫陳志行同出陸先生門下又共辦事禮部忠信仁讓可質神明年三十尚未生子有諸生從受業山寺一日謂寺僧曰某年三十矣尚無嗣息汝教中何法可以如願僧曰唯有誦白衣觀音經立驗耳陳遂虔心齋戒持誦一年是夜妻妾三人各夢衣白老人來相問訊次日馳迎陳歸越一年生三子次已丑登第家報妾夫一子陳君謂余曰將歸而補之終不使一人向隅余應曰君有此意可即格諸天必如君願已請告歸一年赴銓亟告余曰謹謝君實如君祝陳君至誠其起念即善何必問西方須彌方是極樂世界

梁昭明太子妃

湖州西門外十里許有嚴家墳焉烏程嚴尚書祖墓也山脉所

棺結最高處有娘娘廟莫知所始廟前野人父子家焉鋤地至
簷石下硜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
棺懸焉棺前几筵爐餅盞盞之類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暴
富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闊半之銘
截其一角木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
菩薩將出人間世矣若所有任爾恣取也衆從隙閱窺之見好
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蓋異之棺開女以纖
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遂仆棺中珍
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歆出時萬曆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
光宇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逮衆至
皆吐實如前語而建昔惧以所取為賍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
屬袁令瑪瑙簪長五六寸為女飾髮者今屬其孝庶轉售今御

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
未婚殯命以王妃禮葬此女才貌絕世故休文甚憐之厚塋傾
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爭謂掘其先墓見牌遂慚阻
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廟稱娘娘豈以妃故始耶
脉所綰結最高處為妃陵豈先嚴氏據勝耶休文厚葬為愛女
而反害女有歆媒取無歆無取也諸珍玩沒水與妃靈並滅數
無有不窮不窮非數也嘗讀前漢書載有某陵殉塋女至魏漢
發出猶活說昔時宮中事甚詳給事魏太后宮中後因太后殯
過泣始卒皆是千年事繇是而觀妃事不足詫也吳寧伯譚近
謂事實有之特非休文女而昭明太子妃不謬矣

集慶寺二老人

抗郡集慶寺自宋來有戴老人中二像為楊公余公云昔二人

俱有田在南高峰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富余貧余田在楊中
不及十一楊因凌之使其無獲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疾
且卒語棺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赤練蛇出入以啗此傖
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即具壺榼往願割畝以謝過因將炙啖
病者病者噓氣即有小蛇數十自其喉出取炙而尾尚未成楊
益大惧知果業非虛即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
百歲既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見險而止改悟幡然竟結善
果真為勇決享祀百世孰得孰失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
耶日者馬仕自說

丐者道人

宜興善權寺荆山老僧幼為侍者時從講師於雲間大叢林見
一蛇頻繞天王踵膝間逐之不見尋覓其地光淨無物偶猷膝

成虛響聲破視中藏金三兩不知所自一僧言往歲有丐者道
人死其處講師曰此必業畜前身所匿故戀不去耳俟其再出
因語之曰此十方物汝何得有而戀不去也今為汝建壇誦法
華作盂蘭夜弛散之庶厄可度猶爾風力功德也蛇若聽受之
始去明日鍾磬鳴梵唄起竟日夜蛇果三出受呪偈繞壇而出
不復再見

華生

錫山華生事佛最謹持齋幾二十年萬曆戊戌來京與中表太
僕薄談君共寢處談君以其苦且無由效七箸勸令茹葷生堅
不從一日過顧朗哉以生食素出蔓菁菜雜蟹殼啖生、啖之
仍檢去蟹殼生隨吐不成嚙是夜歸寢見諸菩薩皆在上縛生
兩手作加桒狀生痛不能忍特苦求釋縛乃解達旦啟視見兩

手俱有赤痕生自懺悔守如初云其日一市人口相郵傳予得之諸君最詳生以六根獨守六戒自持齋僅其一耳乃顯應若此謂非諸佛慈悲為生護法不幾于墮乎西方自在目前信非虛語

靈犬菴

予所蒞蕃育有豕犬庵以萬曆中菴犬盜搏隣鷄隣以詬主僧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撻之而聲其罪他日復犯宗住縛置將以就屠犬忽撐拄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作窰高不踰尺置犬其中意若授戒亦是偶然犬自是蟠跼窰中不出食避葷腥一日出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化去為誦涅槃經送之始化菴以此得名孫茂材道隆有記予更名曰靈犬云

不二禪師

不二禪師居太岳虎耳岩庵就石岩起觀音亦坐岩窟中予往
偕吳先生明卿方山人仲美冒大雪往謁焉禪師肥大噪急大
類武人紅顏汗津津所談亦嬰兒主人翁檢心之法席地飯客
香蔬可飽禪榻數處各據幽勝在長松細竹泉石間梵放時坐
以游心不受金帛紛以米餉然擔夫在道坐憇米囊則知之曰
汝在某處如此不敢以供故不受人益神之自是無敢坐憇米
囊者與人談亦隱隱及未來事多驗江陵張太師遣子孝廉往
候願受法旨禪師不言但貽以衲頭一領不數年身死禍作禪
師曰早著衲去當不至此及別亦各致語予予曰虧了你好了
你予為盧胡或謂庵中不宜有尼僧坐禪女流禮佛者此以世
法窺彼妙靜閉目不觀又是一重公案辟支以下或假脩戒何

耳語類傳 卷二十一
難于禪師且禪師即未登妙靜當不至墮惡道如或所稱後來
必有辨之者

王文成公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歆啟之寺僧不可曰中
有定僧開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貌
酷像已既而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
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吾之前身也
悵然者久之遂建塔塋焉古言聰慧士多自厭若中來若冷齋
夜話載張方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公孫談園載馮京是五臺
僧癸辛雜誌載真西山為草菴和尚捫蝨新語載蘇東坡為五
戒禪師梅溪文集載王十朋即嚴闍黎後身明皇雜錄載智永
禪師托生為房瑄皆從禪慧嘉甫談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八目錄

神篇上

閔壯繆救張復吾重生

閔壯繆救沈小霞重生

俞保兒免軍

神武祠鍾鼎銘并辯閔壯繆

張桓侯顯靈

張桓侯附身

張真君

景佑真君

洞神宮

朱太尉

蕭公祠

蘭陽包孝肅廟

于忠肅公

玄壇神

偽漢吳公相

保安州城隍

南昌城隍

興化城隍

杭郡城隍

德清城隍

東明城隍

永州城隍

江夏城隍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八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纂 伯成 梓

神篇上

閔壯繆救張復吾重生

回生傳載新淦張復吾克文回生事曰復吾之兄水部君克文
臨慶丁卯秋同計偕舟行及桃源而復吾病病亟水部遙望三
義祠且泣且禱反視復吾則氣息奄奄歆絕矣不得已為治木
及殮具忽聞空中語云克文是心地善人決不終於異鄉克文
你兄弟同心你前日講過的是你明年中舟衆聞且駭水部益
恍惚念安有人死竟日而復生者徙于邑悲哀而伏屍之旁復

聞空中有呼者曰人誰不死此自當生者于是死且八日視其魄不陽亦不化中乾外枯背腹相轉水部舁屍徙至野廟中且復走祠下奉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詞投水中以沃屍搗額抉其口以五分漚之屍萌乎顙有泚水部喜顙侯彌急一夕屍起挺然負墻立立忽仆僕走掩泣以告水部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已乃嗑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以手按其心曰此件可是你真的少頃曰此件到是水部曰此件是件件是明旦復吾索鏡自視得其形微笑曰是我矣日飲之粥數旬而復之日莫不灑然辨色動容詫神異也死於八月晦日凡十八日而復至九月終旬其形始充然如舊兄弟痛哭辭三蒸祠復至舟北上明年水部登進士第至癸未復吾乃第

關壯繆救沈小霞重生

民部郎浙沈公襄以其父青霞公抗疏論相嵩過激徙置絕徼而又以重忤相棄市諸子皆寃死獨公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待飯公凡囚死例給飯蓋其兩臺使皆相私人受相旨盆死公獄中俾沈氏無噍類耳公亦知之但彊飯待斃白日忽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自雲中下語曰我聞雲長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汝不死語訖戛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臺使皆以他疏逐相被逮去身膺縶騎銀鎗一死一從戎而公出蓋其激疏者動天聽必有神力所謂救也公出歷今官公常令安鄉安鄉我楚僻邑公惜有壯繆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公自語其事如此公爲梅花歲寄我數幅

俞保兒免軍

保兒解州人萬曆二十年例當以貼戶補雲南騰越伍妻王氏
痛思保兒將粒米作信香祈閼聖祠日夕拜禱積歲罄米數斗
保兒在伍夢赤面神呼曰我閼將軍也以爾婦為爾虔禱故來
視爾、欲歸乎保兒伏地曰願將軍方便已不覺隨其馬蹄馳
行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柳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
家扣戶王氏始疑夫安得歸不答保兒道所以始啟戶相抱痛
哭詣廟謝明日徙詣州言狀州移文騰越察之稱保兒離伍僅
一日耳而點軍簿復有閼聖免勾四字保兒軍遂得免又王氏
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何
本江談壯繆靈顯數處特異然未有異若此者婦虔誠特異又
近在聖鄉此所以感耶

神武祠鍾鼎銘并辨閼壯穆謚

郭中丞青螺先生神武祠鍾鼎銘序曰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予被黔命討播離西昌夕夢閔王冠帶臨予宅賓主坐告予曰十有三月播滅公且重默六月入黔予內子夢王帶甲來助已三夢王臨江干有一棒打破老君閔之句明年六月播平計予入黔期實十三月也七月雙芝產王廟樹惟此播功實王默佑乃命工範銅鑄鍾一懸廟左鼎一寘廟右用彰神武而為之銘又新建神武祠碑曰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穆侯閔雲長也將軍佐蜀漢以戰功封侯塲後世崇褒祀封武安王又稱王晉人以王行不能於賢聖又稱聖賢予讀史王之文不少槩見止辭曹孟德書曰日在天中心在人中日在天中晉照萬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王肝腸光絜皎如烈日此其一節云予入晉穩括其語題王祠曰心日天人而未以語家人一夕內子夢謁王祠頓首

顧扁王曰此郭先生題也內子識之寤以語予嗚呼異也萬曆
己亥予祇役於黔受命討夜即離西昌夕夢王戒予周慎重默
示賊平期予入黔逾年始會蜀楚師入播不五月播平悉如王
旨乃於署東建祠祀王題曰神武祠命兒陵八分書之陵請曰
神武之義與心日天人其旨異同予曰子學易乎易曰古之聰
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始之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
以藏往夫惟洗心也而後神且智惟神且智也而後其武神孟
德猜忌殘忍夫人知之矣戮楊德祖誅孔文舉不翅几上肉獲
玄德妻子不殺猶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為也過王殊禮
不殺猶曰冀為我用賴以驅馳也白馬之役王已報效辭去必
不為曹用乃禮而遣之庶幾長者之行豈非心日之天人即猜
忌殘忍之夫亦足少動其良邪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予何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桓匡穀機已萌而猶恃生德
之天與未喪斯文之天以自免王盟在桃園堅若金石氣烈
且義動鬼神此心之日炳上如丹孟德即桓匡其如王何矣又
壯繆侯辯曰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時諸葛亮蔣琬
費禕亦見謚陳祗寵侍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謚於是追謚龐士
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
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為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
抹切戾也紕也即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聲繆莫六切謚也
繆之為謬借音鬱義通作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敷
通作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
公露也周穆王史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

秦紀稱繆公任好尚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穆魯繆公史記
魯世家稱穆公顓氏族大全繆姓或謂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
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
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
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
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為繆也世之祀公者輒曰漢壽亭侯
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關
某為前將軍假節鉞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
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也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
也子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
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

張桓侯顓靈

蜀之廣安潘姓者相傳是張桓侯翼德後舉族祠侯甚謹有潘某者居恒鬼附其耳索食衆厭苦之萬曆庚子春復聞鬼耳語曰若以園豕祀我即福若不則禍若某電勉且從之有童子忽作桓侯語曰是小鬼苦汝多矣速將吾鞭來今治之數力人往祠舁鞭至則如運箸然搜兩石像碎之既而曰竈神與為表裏罪亦不貸因鞭竈為塵令其聚土石泮如填江行江上若平地衆懼不敢前則招之曰第行無苦也衆試行水殊淺臨潭傾淖仍謂某曰吾當往征楊應龍也若避之半月逾此鬼無能為也蓋侯自謂遠出恐衆懼耳擲鞭而童子甦問之了不知所以廣安人曰播其穢乎已而應龍敗盡屠其宗國滅潘氏者真桓侯之神耶語出王希泉給舍而黃太史談

張桓侯附身

永州有男子為神所附自稱漢張翼德也持巨竿刺舞不知其
重言禍福亦甚符里人因尊事之有一青衿獨曰吾有對語云
神自神人自人神何可附人能對則真張將軍不然獨是草木
妖邪假名耳其人即仆地不省半日復舞木竿言曰爾為爾我
為我爾焉能况我好否青衿曰對善矣然必半日始得謂何其
人笑曰我豈作學子對者今往黃鶴樓叫呂品對來大是桓侯
口語李嗣侯汝藩談

張真君

姑蘇人某僑居京師忽寓書其妻子云彼中禍發可即持金帛
來相援子如命即日就道抵京父即令出恐相株連子倉皇出
城行至張家灣見一官舡且解纜問知而張公朝 觀還姑蘇
大喜懇求載已舟人許之納倉內戒勿出即告以饑舟人云安

得具食但與棗數十枚食之困極熟寢抵暮舟人蹴起登岸已
抵蘇矣家人咸詫怪曰汝去家僅一月計程止可到京何遽返
也子曰昨夕與父相見不知舟行已到此因道其事其家益大
驚數日偶至張真君祠見簷下懸一畫船儼然張家灣所見而
載已者細視舟中所食之棗核尚在其人為楚荆南道僉憲蔣
公夢龍親識即公所談

景佑真君

昔黃郡侯天台盧公毀郡中淫祠及非所宜祀者巴河鎮有景
佑真君廟莫知神為誰亦在廢中因昇至郡忽郡門皂為神所
附索楮筆題長歌皆睢陽當時事而自稱景佑真君云今磐石
戴廟碑中第語微近俚不似送紫陽北伐詩今不載盧公驚異
後詰以當時事皆應如響于是展拜迎送廟得不毀兼為新飾

廟貌頗嚴亦極靈顯

洞神宮

南京淮清橋近洞神宮宮神甚靈萬曆戊戌四月錫工裴甲婦常以物私其母翁覺之陰以語甲婦遂誣翁欲姦已欲析居而甲反忤父父不能自明以訟于宮神朝夕虔拜踰六日白晝忽黑氣滿空雷電大作挈夫婦跪橋上鞭箠交下二人作神言一問一答如對簿狀觀者千人翁尚恤其子而獨怨婦曰願存子以繼嗣頃之婦受箠死子得釋然以嚇痴後翁為另娶產子劉尚文談

朱太尉

武廟華容令楊公多善政邑故傷水圍堤四十八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徬徨莫得其故召夢神自稱朱太尉曰能

祠我當還公往祠而得公於北河渡船底昏然亦自不省然土人于神祈雨賜多應劉文宣公為作廟記近時廟為水蕩敗忽以緋袍象簡見夢於孫給舍公鄉人重為建廟給舍亦有記謂是未泚云

蕭公祠

石首羅橘軒者元旦赴郡謁守而慮風阻過蕭公祠禱焉是夜泊舟河澚夢著綠衫白髯老人曰來日便風可至柳林即當登岸吾以佑公來也是日揚帆至柳林風甚力薄暮矣即命僮登岸僮以強所不欲甚濡滯急呼始擔行李陸行已覺黑雲起暴風大作舟覆者十餘歸舟刳木祭焉其子賓甫談

蘭陽包孝肅廟

嘉靖間白輔之尹蘭陽有楊門子極馴謹納婦初夜未曉即赴

縣自是歸必夜出必未明語婦曰我念汝私歸父母知必撻我
幸秘之其實楊未歸一日尹謂楊汝既新娶明夜少閑可歸而
前夜其人謂婦曰尹知我私婦將毒撻我汝簪珥可借我作解
用得之及楊歸語婦曰我在官冗不得歸曰汝夜歸又持簪
珥去此何謂也楊知為人所詐大憤氣絕死婦伏屍傍自縊亦
死尹聞鞠問不得邑有包孝肅廟因入斬夢是夜夢神呼鶴令
騎歸不省然知詐者必其偶因徧拘邑門子察可代楊者一人
名綦合尹曰此行詐者神告我矣抄其家簪珥尚在以抵死廣
文華容白維茂談

于忠肅公

正統間于少保祠在杭西湖之上舊謚肅愍萬曆浙直指蕭某
謂少保社稷功大而寬已暴不宜謚愍宜更忠肅疏入之夜上

夢一人著緋衣獨立侍側問曰爾為誰伏對曰先臣于謙因奏
曰雲山一淚憑誰寄萬里孤臣獨自知明發疏入上詔曰少保
已自奏矣即命更謚如直指請仍新其祠焉

玄壇神

嘉靖末宜興染房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故倚染
屨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為謀者令以數木夜擲其家明
日以盜聞于官又賄胥隸繫累窘辱以冀其從婦益怒惟日夜
禱于玄壇曰我家虔祀神最久獨不能為我佑乎是夜夢神語
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知猶罵痴婦不旬日與六七客往山敗
木叢柯間黑虎出隔越數人街頭以去易維效談

偽漢吳公相

潛山縣新令某履任而迎者百千人皆麻縞蓋其家皆噬於虎

者未控也邑本山城忽有五虎白日入市廬噬人甚多公臨邑募獵人則又皆以禦食盡再募健者相從循於郊垌得吳公廟而虎所入路也吳公本偽漢相極忠且智屢扼王師漢平始歸降授封賜鳩死而土人祀之也公為文封羊豕致享謂已為國臣而陰縱虎虐民當火其廟云是日布告攢戈俟虎而四虎已貼尾逡巡入署若有驅者獨母虎咆哮旁騰獵人前已請得朱印檄文因射中其身母虎復入一日盡殲之呼聲動天地神之為靈昭矣而宋均之於九江劉琨之於弘農徒令虎渡者不尤難耶史可以無書乎則所謂循吏傳何稱也吾里邾城為偽吳故都土人家祀吳公則潛山必所建牙地即為吠堯之犬而實忠所事所謂聰明正直故得以神顯不偶然也

保安州城隍

保安州城隍神最靈感有聲過者髮皆為豎懷來人司忠者洪途
中殺一人並殺其所乘騾刼得十五金去騾以訟于城隍神
令捕之鬼卒誤捕本村施忠者乃其人屠也挾騾至堂言無
之旋令騾出証騾言非是于是罪鬼卒再捕司忠而繼施歸然
其雙足皆損必杖而扶曳始行至今人以為口實凡詈人者曰
汝為城隍挾踝者耶又一皂既死見城隍神曰汝不宜死是馮
七也亦罪捕者而遣之歸從神廊下過見其隣人尤三腹脹如
鼓婦劉氏小腹脹尤甚各釘一大釘以語其家其家覘之其夫
婦並無恙越五日二人皆病脹久之死不知陰府之加釘也

南昌城隍

張進士肅之曰山陰祝僉憲繼志嘉靖癸丑進士自刑部出僉
江西憲領南昌道以賁棒還病歿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曰吾

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立好為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不久當自知越數夕家人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缺城隍帝須爾主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趨入取主紗帽若袍帶以自著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撻其手痛不可忍號呼以入婦乃辨某出覆神官曰即出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為之祝于是著冠服飲酒畢遂登坐執笏以往時雨如注霹靂震其庭而祝逝矣櫬中香縷縷出沾人衣袂不散其家人某者昏卧數日乃醒語神官事始詳至今人呼其家為祝城隍家云徐文長談

興化城隍神

興化城隍神當倭賊未入城時有人家婢為其主母痛箠走避城隍廟伏神座下夜見土地以城外合死人名冊子進呈城隍曰上帝需此冊甚急可將城內冊速造來土地皆唯唯而去不踰月城破焚殺殆盡前定如此不但城門夜泣鎖皆流血已也

杭郡城隍

御史周新南海人永樂中巡按中外剛直任事人稱為冷鐵面構權姦錦衣紀綱之謗被害杭城故偕于城隍生日群相祭賽其廟祝某忽有神附之曰予本省憲使周新也誕五月十七日上帝以我剛直復司此土里人因遷舊神他處而煥藻其廟仍塑新像從其誕日祭賽焉周公本傳所載上常見著衣紅者立于日中間為誰曰臣周新也授上帝命今為杭郡城隍神云紀

綱起臨邑秀才官錦衣或發其奸事甚多磔于市夫有新司幽而綱歆久其姦保要領可得哉

德清城隍

大司徒梁端始令德清一日勘事他邑而邑重囚越獄逃去公還禱於城隍曰三更時獲賊乃見靈異未幾而賊就擒曰汝既逃何復為我擒曰覺有一緋衣人尾其後脫不得也歲大旱躬自禱仍塑龍神送長橋溪內禱畢即時大雨

東明城隍

東明縣民喬尚友居杜勝集為人傭婦夜被人殺死莫知為誰時朱司馬清泠令其邑而邑城隍神最靈因禱於神是夜夢至杜勝集衆立木橋上亦不省但令察集中踪跡可疑者人謂張子仁可疑於殺人之夜亡去矣因至其地拘子仁宗黨錯訊間

忽子仁潛歸探於林外偵者以聞捕至又於子仁家柴棚下挖
出匿刀尚友又謂子仁以其幼女竊園棗與死婦開口成讎故
殺之子仁不能辨但叩首而已公視子仁貌非殺人者詞既訖
而色甚寃疑之一日子仁曰夜夢神語曰殺人者喬守已也公
憶前日夢獨立橋上非喬守已乎且始訊尚友已謂守已曾挑
其婦則為守已殺婦無疑但其情不得用刑則他日必謂虛招
乃佯以紙牌拂子仁首曰殺人賊用鼓吹迎出以安守已心而
語守已吾知汝與婦厚必不殺婦必有他姦為誰曰婦語已有
喬守福曾挑之逮守福至而先令人激之曰守已已謂汝殺之
矣守福曰殺人吾不知但見姚家寨李鐵匠家有人打兩刀刀
因捕李鐵匠並訊守已子曰李鐵匠所打兩刀刀何在子曰刀
已折投井中撈出並逮至縣始令守已至曰亮器已獲鐵匠已

在折刃而投井中汝子已承汝何再說守已伏地曰公神明也其殺之與某爭姦耳案始定而出子仁嗟乎子仁殺婦業有其因守已濯濯無跡不有幽明兩神君交發之十子仁亦斃皆井乃不假一簣令守已自吐就刃何必包河南稱神乎姚延之談

永州城隍

萬曆間潞河有段生夜讀書忽燈焰上立一小人長一二寸叱之下就案跪曰小人溺死鬼不禁寒凍就相公炎光也生怒稍解自是寒甚或一至一日忽曰明日濯者至小人得替去矣生曰可救否曰可但我苦不脫生曰汝作福可脫苦也救之誠是鬼唯唯明發生羅讀試觀於渡口見二人欲渡一畏險止一竟渡沒復起是夜鬼至曰復起者我力也久之鬼至曰上帝鑒我纖行勅作永州城隍感息故辭去相公儻左顧頤有微酬生往

抵界即有迎候館穀而郵傳謁廟獨見巍然神成賓主禮曰東
廊有懸繫者乃某地作惡武官某聞其家懸百金求醫不知受
陰刑公往試投匕但以付去小囊發束則痛已金可坐進也生
如言往發囊忽小虫飛出而病者起得金歸生斬陰助已前程
神曰公非功名客不可歸遂棄業籍資居積成千金產神能鑒
鬼必能鑒人則生千金之產亦神力非倖致也

江夏城隍

萬曆癸未江夏販生者李文亮掠得一富家小兒貌頗美賣於
江西客舟上見涕不止跪告客曰我父母老家累千金獨我一
子今隨公去我父母哭死一家絕矣客傷之送兒還甯者懼禍
疾挈舟去李知兒識已遂殺死埋管家塗于時兒家以兒失自
學館必其師鬻去或有故殺害訟於令莫公楊栲訊無跡一日

風雷大作擊破一冢於深土中拏出小屍一市驚傳兒家來視果是而節解支分矣事本大奇而令猶不能決殺者誰也于是洗沐剖羊豕夜禱於城隍神即宿廟中冀得夢報是夜夢生李樹下明燭閱文亦莫解即令里胥盡錄塗比閭人名察之見李文亮曰殺兒者此人也捕來一訊即輸服盡吐前情以抵死授刃矣今通政卿王陽沈公梟楚時所成案其伯嗣子友光祿公猶能言之夫客能還兒而不虞兒禍至此不智也能虞禍至此而懼累不以還兒家不仁也不惟敗家可盡投有北而於客有餘恨焉吾里盤石往者敗家櫛比有今君獲敗者即埋木標其門曰敗家某俾人不誤八法良矣今皆廢其事黃壤千里皆然如豐樂河之侯青溪焦石里之王季童煥鄔秀鄔朝雲林一林二之顛率皆惡果叢生而延蔓膠結者上而衡永多不育女下

而江右三男二女則皆入貨之塾也。得則壓船底多水，漣死急則悉以委江。魚督捕者或受其賄，曰：「月錢男其次貨也，何不仁之甚哉！」